

那天打掃房間，碰見一隻長腿蜘蛛長縮在牆角下。我本可以一掃帚將牠打死的，但是，我不忍：因為牠也是一條生命。爲了房間的清潔起見，我只好設法把牠移到草地上去。在我將要動手處理牠的時候，却猛然發現牠非常奇怪：胸前挾着一大塊棉花。於是，我心裡便起了一個問題：牠究竟要棉花幹什麼？……再進前仔細一觀察：却原來是背負着的第二代——用蛛絲包裹着的幼蟲。

「惻隱之心人皆有之」，我既不忍傷害牠，乾脆就好人做到底，隨牠去吧，也別再移動牠了。牠見我無害牠之意，便大着胆子爬開了。以後，經常會看見牠，來往爬於書架、檯角、牆壁上；慢慢地似有意與我親善爲伍了。

有一天我到櫥房裡去裝水，却發現牠載沉載浮於水池裡。雖然是在死亡邊緣上掙扎，牠仍然緊抱着那個大包袱；看樣子，就是犧牲了生命，也不會把它扔掉的。偉大的母愛，實在感人！

見死不救這怎能說得過去，況且還有「救得一命勝造七級浮圖」之說。於是，我使用一根竹篾，作了牠的救生船。雖然牠不一定會感激我，但是，在我的心裡却獲得了一份絕大的安慰——我也拯救了一條生命。

相隔不幾天，我又碰見牠了，這次的情形相當悽慘，我不禁爲牠洒了一把同情之淚！牠，爲第二代辛苦的母亲，奄奄一息，跌落在門旁的水泥地上；一大群如狼似虎的黑螞蟻圍繞着牠，正要分享牠的血與肉。牠雖極力掙扎，無奈因受幼蟲的累贅，終於突不出重圍，眼看着牠們母子都

物我一體

要葬身蟻腹了！我站在有力的立場，有足夠解除牠生命威脅的力量——義不容辭地我要伸出救援之手；於是，我使用手裡的報紙，把牠們帶到一個避靜的角落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一隻黝黑弱小的蜘蛛，突破了重疊的蛛絲，從那個棉袋裡爬了出來；接着第二個，第三個……也都魚貫而出。所謂「萬物靜觀皆自得」，我面對着生的景象，內心不禁爲之一快。約摸有三分鐘的光景，一張副刊上聚滿了小動物，數量之多，幾乎可與報上的鉛字成正比。這時母蜘蛛也從昏迷中甦醒過來，牠一直看着最後的一個孩子出生，才蹣跚地走下報紙，無限留戀的離開我。我很諒解牠，因爲牠要趁這個時候去尋食吃。

向生

牠在我的三度救援下，始能妥善完成母親對孩子的一切責任。由此可見，一般弱小的動物是多麼需要我們「萬物之靈」的人們的同情與憐憫啊！再進一步說，萬物之靈的人又何嘗不然呢？我們生活在娑婆世界上，遭受着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愛離、憎會的痛苦，和刀兵水火的威脅，還不是和蜘蛛掉在水池裡，或受着大群兇狠的螞蟻的威脅是一樣？若是獲不到救度的話，我們又怎能突破迷關，證得故我？……

佛說：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，物我實爲一體。我們仰仗佛法的救度，才能離苦得樂，了脫生死；一般弱小的動物，需要我們的憐憫與愛護才能夠生長。因此，我們學佛的人不但要按部就班，老老實實地去誦經念佛，並要積極地以行動去普化人類，愛護其他弱小的生物。

（本文作者：係一癡瘋病患者，棲蓮精舍的蓮友）。

成民自任事後，偶言生死事極難。自以徐氏先世有負罪繫獄的，乃率諸宗黨禮梁皇懺，周而復始，得解罪乃止。後到九月十四日，上表謝事。於是修持益力。每日念準提咒迴向淨土。其判語二集，同里楊時泰，崑山戴寬爲之序。名爲「活閣羅斷案」。刊行一時。後失傳本。近錫丁福保居士又刻行之。在上海醫學書局出版，更名爲「死後之審判」。徐成民事，曾載入彭進士尺木所輯居士傳中。

從上述事理看來，可見十法界，同在此心此性之內，不過業識不同，人不相見，而鬼神知之極爲清楚。我們循分做人，不作不合理的事，一面隨緣行善，隨力供養三寶，廣修福慧，一面時時默念彌陀，行住坐臥，淨念相續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。臨命終時，往生淨土。見佛聞法，乘願再來，度盡眾生，圓滿佛果。珍重！

本作文者



融熙老法師

廣東籍，雲門虛老和尚之高弟也。寬筠湯瑛爲其在俗名。

，民國卅六年創辦圓音雜誌於廣州，虛公任社長，湯瑛爲主筆，曾風行一時；可惜曇花不常，因金融動蕩而停。卅九年十二月遷港復刊，出二期，亦以經濟困難再停。師出家後，掛搭於港道榮園，近應星加坡諸善信聘往弘化，現駐錫大覺寺。近著「佛教與禪宗」一書，曾獲雲公批贊「如是如是」。

近世
你是我嗎 係個飯桶
龍髮未長 貓後佢
可製麩者 天魔毛妹
筆頭歪頭 白拈孔徒
遊戲人間 向佛靠攏
著了袈裟 了更煩冗
甘你胃奴 菜木已燃
稱善榜人 橫破鼻孔
說信爲聽 你又不信
大人人生 金老在借
融熙自題

字畫在二集